

社区“邻里帮” 被居民赞为 “81890”

7月6日一早，“邻里帮”成员李持平、陈琼瑛夫妻俩和励兴隆就带着工具，来到了93岁的老党员杨永芳家里。早已等候在家的杨永芳让保姆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3人立即拿出工具，开始在抽水马桶的左侧安装扶手。



“邻里帮”维修应急小分队上门为老人安装卫生间扶手。 记者 刘波 摄

上门为老人安装卫生间扶手

夫妻俩和励兴隆都是海曙区月湖街道梅园社区“邻里帮”助老志愿团队的志愿者。平日里除了帮老人做做家务、聊聊天外，这个团队对老人们来说，更像是社区里的“81890”，一个电话随叫随到，免费维修家里出现的各种水电气问题。

这次，社区要为首批30名独居高龄老人家里安装卫生间扶手，“邻里帮”主动接下了这

个活。“其实，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在服务老人的过程中发现的。现在，要为老人安装扶手，我们当然责无旁贷。”陈琼瑛说。

杨永芳也是“邻里帮”团队结对帮扶的老人。老人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独自坐下、起立都很困难，需要保姆搀扶。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，保姆又不是本地人，交流不是很顺

畅。所以，志愿者经常过来陪他聊天。前几天，杨永芳听说要在他家的卫生间安装一个扶手，很高兴。

半小时后，扶手安装好了，李持平和励兴隆的脸上、脖子上挂满了汗水。杨永芳颤颤巍巍地走进卫生间，左手扶着扶手，右手扶着毛巾架子，坐了下去，再站起来。“稳当多了，这样我上厕所就更安全了。”

已累计为居民提供数千次维修服务

“邻里帮”团队是2012年成立的，陈琼瑛是现在的负责人。

今年69岁的陈琼瑛退休后，发现梅园社区老龄化严重，独居高龄老人很多，子女不在身边，生活起居不太方便。为此，陈琼瑛经常拜访独居高龄老人，了解老人的需求。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，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也开始跟着做起助老公益活动。

2012年，“邻里帮”助老志愿团队成立，他们2人一组，按照网格就地、就近照顾独居高龄老人。陈琼瑛还请丈夫李持平“出山”。今年74岁的李持平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员工，后来还在一家房产公司担任过物业部经理，修小家电、通水管、理家

具，样样精通。退休后，李持平是社区党支部书记，平时很忙，稍稍有空的时候，也喜欢种花、摄影，听说要去帮助社区的独居高龄老人，李持平戴上手套和工具上门为老人维修去了。

现在，“邻里帮”一共有13名成员，其中4名是维修应急小分队成员，一共结对了80多名独居高龄老人。从2017年开始，李持平带领小分队，累计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数千次维修服务。为此，他们还被居民称为社区里的“81890”。

其实，小分队还真是按81890规范操作的，有LOGO，有名片，居民一个电话随叫随到，及时上门服务。

李持平每天随身带着一个专用维修包，包上特别标明“邻里帮”。小分队也特别制作名片，上面有4名维修志愿者的手机号码和服务范围，涉及水电、家具、五金维修和老人全家福、个人证件照片拍摄服务，名片上特别注明服务免费（零件、材料费用自理）。

一次，有一名90多岁的老人，家里抽水马桶堵住了，立即打电话给李持平。放下电话，李持平很快就出现在老人家里。查看后发现，堵住抽水马桶的是一个板刷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李持平直接徒手把板刷捞了出来。

记者 林伟
通讯员 唐茜 实习生 崔史琪

残疾了大半辈子的 徐大姐 看病时 认了个 “小阿弟”

“从出生到现在，我受够了残疾的苦。没想到，61岁这年，命运把小阿弟送到了我身边来救我。”61岁的徐凤（化名）大姐躺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科的病床上，眼泪数次夺眶而出。

“姐，不哭了，都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”病床前，穿大白褂的医生给她递过一张纸巾，他是关节外科主任周先虎。



病床上的徐凤紧紧拉着“小阿弟”周先虎的手。

1 自幼落下残疾，医生说“没办法”

从出生起，命运就对徐凤露出狰狞的一面。她遭遇了先天髌关节发育不良、髌关节脱位。

她告诉记者，出生后几个月本是治疗的黄金时间，可是一耽误就是大半辈子。“从学走路起，我就瘸了，两条腿不一样长。成年后，左腿比右腿要短3.5厘米左右，只能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走。”

徐凤说，从小那些同情、嘲讽、惋惜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着她。除了走路不便、外观受影响外，她的行动力和体能也受到很大限制。由于残疾，她失去很多机会。但徐凤是个异常坚强的女性，后来成了大公司的财务人员，可残疾始终是她的隐痛。

成年后，徐凤去过很多医院，看过很多医生，医生们总是遗憾地对她说：“没办法，太晚了。”

2 凌晨4:30起床，去看专家门诊

2018年起，徐凤疼痛加剧。能走动的距离越来越短，两腿和髌部像针扎一样疼。她开始了新一轮的寻医问药，从宁波本地到上海。她也买了国内外的医学著作研读，几乎久病成医，也明白手术是唯一的办法，只是风险很大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病情也在加剧。走100来米路，就不得不停下来

休息，晚上经常因疼痛而彻夜失眠。

今年4月，亲戚转给她一篇公众号文章，讲述周先虎为80岁老人实施髌关节置换手术的新闻，由《宁波晚报》的记者采写。徐凤激动得一夜没睡，凌晨4点半起床赶往医院，早早地在周先虎诊室门口。她说：“我像在无边际的黑暗中看到了光。”

3 “我不能害你，我不做手术了”

一次次问诊、商量方案，周先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徐凤对自己的称呼从周主任变成周医生，又变成弟弟。

徐凤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口的，就觉得，他像是我的弟弟。只有弟弟，才会对姐姐这么耐心，这么为姐姐考虑，就脱口而出叫他‘弟弟’了。”

手术方案定下来后，徐凤却打了退堂鼓，决定不做手术了。她跟周先虎说：“阿弟，我不做手术了，我不能

害了你。我脊柱已经退化变形成这样，髌关节又是这个情况，手术难度太大了。你大学毕业到现在当专家，很不容易。要是这个手术没做好，我会坏了你的名声，会害了你。”

周先虎和同事马医生坚持留她下来。“不怕，我为姐姐就算冒点风险也应该的。名气这些都是虚的，当医生，我就想把病人治好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手术会成功的。”

再三劝说下，徐凤留了下来。

4 “弟弟，我两条腿一样长了！”

手术难度确实很大。徐凤被诊断为IV型先天性髌关节发育不良。这种情况下，常规的手术需要截骨。

术前，周先虎精心设计方案，术中凭借丰富的经验，为徐凤实施了髌关节前路入手术，不需要截骨，而是通过肌肉间隙进行操作。

手术做了3个半小时，非常顺利。麻醉醒来，徐凤看了一眼自己的两腿，忍不住流泪——人生第一次，左腿和右腿一样长了。

“我的两条腿一样长了！”采访

中，徐凤不时重复这句话。现在，徐凤已经开始在床上做腿部康复训练，再过两周，就能下地做康复练习了。

周先虎告诉记者，自己还收了徐凤一份礼物——一本关于髌关节手术的专业著作。徐凤说：“弟弟啊，我用不到这本书了。你看了，能帮到更多像姐姐这样的人。”

“我始终觉得，做医生，除了医术，还要有一颗悲悯的心。”周先虎真挚地说。

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庞赞 文/摄